

绿色生态槟榔文化

琼州大学“海南民族地区生态文化研究”课题组

摘要：本文论述绿色生态槟榔文化在自然生态，以及物质和精神生态层面的相关问题。

关键词：绿色生态；槟榔文化；特性

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722（2005）03—0046—05

海南宝岛常年绿树成荫，四季鲜花遍野，处处展示出绿色的生机，绿色的生态。在这迷人的绿色生态中，槟榔显得别有一番绿韵，其绿色生态文化内涵颇令人关注，很值得探究。

南宗赵汝适《诸藩志》卷下“槟榔”名称：“槟榔产诸藩国及海南四州，交趾亦有之。木如棕榈，结子叶间如柳条……春取之为软槟榔，鲜极可口；夏秋采而干之，为米槟榔；渍之以盐，为盐槟榔；小而尖者为鸡心槟榔；大而扁者为大肚子。”槟榔与海南人民的生活息息相关，海南民族地区的民族同胞对槟榔尤为喜爱，别有一番深情。

在花城出版社于1984年出版的《五指山风》一书中，有一首汉译的黎族传统民歌《槟榔》：

槟榔怀了孕，[1]
开花吐清芬；
结籽圆如蛋，
蛋里生红仁。[2]
干直似好人，
可靠又可亲；
也能当椽木，
盖房免雨淋。
果实好敬客，
树下好谈心。

一首《槟榔》民歌，道出了绿色生态槟榔文化的丰富内涵和鲜明特色，本文就此略加论述。

一、绿色生态槟榔文化的古老传说与神秘色彩

高洁的槟榔树千百年来深深扎根海南宝岛，神奇的槟榔果世世代代深藏人们心间。海南宝岛的槟榔树，有着众多的传说，有着神秘的色彩。这里不妨简述一则槟榔传说故事：

传说在很早很早以前，在海南岛崖州湾的北部有座大山，叫做瘟营山。山里居住着三个女妖。白脸的叫“瘟”，青脸的叫“瘴”，黄脸的叫“蛊”。她们常常出没，伤害人畜，给这一带的黎民百姓带来了很大灾难。

此事传到南天玉帝那里，玉帝的最小儿子宾知道了，请求父皇派他去惩治女妖，为民除害。宾虽武艺高强，但年纪还小，玉帝担心他完不成任

务。但宾吃了秤砣铁了心，经三番五次请求，终于得到父皇的许可，高兴得又蹦又跳，乘云驾雾降临五指山。

宾不畏艰难，翻山涉水，一路搜索来到了古崖州城。崖州黎庶为这个除暴安良的天使的到来欢喜若狂，有的给他端来糯米酒，有的给他盛来甜美的黄獐肉，有的要给他当向导，但宾都一一谢绝，告别众人赶到了瘟营山。宾先后斩杀了青脸瘴和黄脸蛊，但不幸因受白脸瘟的蒙骗而丧身。

南天玉帝不见宾归还，便派几名天将下凡寻找。他们走遍了海南岛每个角落，都没有找到宾。他们来到古崖州城，黎庶百姓便带他们到瘟营山去。在山里看见一堆乱石间长着一棵奇特的果树。树茎笔直，没有分枝，象个英俊威武的勇士，一片一片绿色的叶子，象少女的秀发，结满枝头的果子是圆圆的，天将们认出这是宾的化身。百姓们便给它起个名字叫“宾郎”做为纪念。后来便演变成“槟榔”。（参见三亚市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办公室1988年编印：《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三亚市资料本》）。

这则传说一方面反映了槟榔的药用功能，另一方面也说明百姓期盼槟榔为民消灾除难，带来福祉。传说中所提及的三个女妖，青脸的叫“瘴”，黄脸的叫“蛊”，白脸的叫“瘟”。在旧时代，海南岛上“瘴”、“蛊”是民间流行的病疫，特别是在五指山区，“瘴”、“蛊”可以说是当地流行的“瘟疫”。这里的女妖之称谓，实指为害百姓的瘟疫疾病。我国南方多瘴病，古代早有记载。宋范成大在《桂海虞衡志》指出：“瘴，二广唯桂林无之，自是而南，皆瘴乡也。”（参见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本四库全书）。解放前，广东、福建、广西、海南、贵州、云南等地均有瘴，只不过程度轻重不同而已。瘴为何也？范成大于南宋乾道九年曾官静江知府，以其所亲历作《桂海虞衡志》，对瘴解释最为妥贴，云：“瘴者山岚水毒与草莽沴气郁勃蒸熏之所为也。”（参见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本四库全书）看来瘴者毒气也，初非病也。昔日岭海一带山川盘郁结聚，不易疏泄，湿热蒸腾，形成瘴气。所以《辞海》据此释瘴为瘴气：“旧指南方山林间湿热蒸郁致

人疾病的气。今在西南一带，俗称疟疾为瘴气。”可见，瘴之义本指瘴气，以其致人瘴疟，故今人亦称疟疾为瘴。按照我国传说的中医理论，瘴疟为疟疾之一类。而瘴生之另一病为蛊毒。《岭表录异》云：“岭表山川盘郁，气聚不易疏泄，故多岚雾作瘴，人感之多病肿胀成蛊。俗传有啖百为蛊以毒人，盖湿热之地，毒虫生之，非第岭表之家性惨害也。”（唐刘恂《岭表录异》卷下，参见四库本。）由此看来，蛊毒是感瘴生之，分为两种：一是岚雾瘴毒引发的腹胀病，一是由人工培育的毒虫所致病。而瘴疟、蛊毒为害极大，因而自古以来，不少人在这方面致力于救治，先后做过不少有益的探究工作，发现了槟榔在这方面的药物功能。明代李时珍在名著《本草纲目》称槟榔是实用良药，可以“治泻痢后重、心腹诸痛，大小便气秘、痰气喘急，疗诸疟，御瘴疠。”槟榔其果去皮晒干可食，其性辛涩，有杀虫消积、行气利水之效，中医乃用之驱绦虫、姜片虫、钩虫、蛔虫、蛲虫等多种肠道寄生虫，亦用于治疗水肿、脚气肿痛、食积气滞、腹胀便秘诸症。所以治疗冷瘴、水蛊等瘴疟都以槟榔为药。

槟榔药物的妙用，民间还流传不少优美的传说。据说宋代有位湖南官人被贬至海南万宁，经常漫步于槟榔林中，饮酒消愁，感叹人生。有一天官人在林中偶遇槟榔仙子所化身的美貌女子，并与之相亲相爱，两人互赠槟榔果为海誓山盟之物，后来，官人带着有孕的妻子回湖南，且将槟榔果赠予亲朋好友。当时湘潭、长沙一带大闹瘟疫。凡吃了槟榔果者无一染病。于是求果者日众，槟榔仙子大展神威，终保一方平安。后来百姓表奏朝廷，官人不但官复原职且加升三级。数年之后，槟榔仙子所生贵子中状元，封官晋爵，世代富贵相传。由此相传槟榔果是神果，不仅能防病治病，而且成了婚宴喜庆，升官发财的吉祥之物。又有传说讲述某国王的公主染上疾病，急需槟榔为药，朝廷向天下发布告示，谁能赠此药，必予重赏。海南黎族地方官将槟榔与山兰酒送到朝廷，御医如获至宝，将槟榔与酒配制送公主饮服，果然药到病除，皇上龙颜大悦，当即赏赐良马一匹。海南地方官因赠槟榔而获国马，故槟榔又称“国马”。（上述两则传说参见《湘潭战线》，<http://www.xtxc.cn/catelxtbli.htm>）。

槟榔是我国四大南药之一，而海南岛又是我国槟榔的主要产区，其药物之广泛应用，显现出它在医药卫生领域独特的地方文化色彩，成为绿色生态槟榔文化的组成部分。

二、绿色生态槟榔文化展示奇特的生态景观

在海南民族地区，绿色生态槟榔文化展示出奇特的生态景观。人们行走在海南黎苗村寨，举目便见槟榔树，一行行，一排排，笔直挺拔，青绿可爱。宋代诗人卢多逊在《水南村为黎伯亨题》诗中，吟唱水南村的风光一边是“鸚鵡巢时椰结子”，一边是“绕屋槟榔夏放花”（参见海南文献资料《天涯无处不奇观》）。展现在人们眼前的，不仅仅是绿色天地，花果飘香，而且在走村串寨中处处可闻“椰林深处鸚鵡啼”（花城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五指山古今诗抄·陵水即兴》，“槟榔树外有啼莺”参见《天涯无处不奇观·载酒亭怀古》）。花香鸟语的黎苗山乡，林木青翠的五指山区，这里的黎苗人民与自然和谐相处，构建和谐的生态环境。海南宝岛这片沃土是如此净化，热带风光是如此娇艳，所以茅盾先生盛赞

宝岛海南“热带作物争长雄”（参见《五指山古今诗抄·海南颂》，著名诗人郭沫若深情祝愿海南“百木峥嵘百果昌”（参见《五指山古今诗抄·咏油棕》）。在“百木峥嵘”的绿色天地，槟榔独树一帜，其绿缘神韵为诗人所吟唱，为墨客所称颂。在《我写三亚》（海南出版社1994年出版）一书中，诗人王槐光以“天涯绿宝”为题，豪情激荡，谱写了一首《槟榔歌》：

槟榔树象一支支彩笔，
给蓝天抹一片绿色；
槟榔树象一支支绣花针，
把春光绣遍南国。
一排排婷婷玉立，
如少女在曼舞轻歌；
从头到尾一条心，
塑造了忠贞的品格。
开的金葵花呀结的金黄果，
一心给人们奉献红红火火——
嚼上一口槟榔果，
满脸飘起红云朵，
似醉非醉，提神活络，
心里头点燃起一团火。
送您一颗槟榔果，
心与心传着友谊的金梭，
多一份情意，少一份隔阂，
携手编织美好的生活。
啊，槟榔树，高洁的树！
啊，槟榔果，神奇的果！

海南是绿色的宝岛，五指山区的黎苗村寨，一排排槟榔树与蓝天相映照，翠绿欲滴的羽叶张开一把把翡翠般的绿伞，一片片槟榔园飘起沙沙有声的绿波绿浪，好似一群仙女在蔚蓝的天空翩翩起舞。这奇特的生态景观，在人们眼前展现出一派绿色的生态，绿色的生机。

三、绿色生态槟榔文化从精神生态的视域，展示出美好的精神生态

“高高树上结槟榔，谁先爬上谁先尝”。民间流传的槟榔情歌，表达了男女青年对爱情的渴望和追求。本文前面的几则传说，说明槟榔的药物功能有助于人们营造健康的生态，同时由于人们免除瘟疫疾病，百姓安宁度日，社会平稳宁静，有一个安宁、和谐的社会生态。槟榔不仅在药物方面大显神威，而且在广大男女青年的爱情生活中有着特殊的地位，被人们视为爱情忠贞的象征。在黎族村寨，流传着黎族少女妮妹为爱情殉身化为槟榔的优美而悲壮的传说。那是在遥远的年代，射技超凡的少女妮妹在一次狩猎中，射中了一只小花鹿，正当她要抬取时，手执弓箭的少年声称是他射中的。妮妹心中先是被少年的英俊一颤，往身后一瞧，果然小花鹿身中两箭。妮妹已对少年一见钟情。就这样，小花鹿当媒，他俩相爱了，意想不到妮妹的热恋却遭到了父亲的粗暴干涉和反对。妮妹苦说无效，眼看婚事无望，便自缢身亡。

少年获知噩耗后，连续数天伏在墓地痛哭，滚滚的泪水湿透了墓土一大片。后来墓上长出了一棵小树，且不断长高，

直至结出了累累鸡蛋大的果子。寨中长老说,这奇树是妮妹殉情的化身,是吉祥之物,它长于槟榔山,就叫槟榔树吧!(参见《特区展望》1998年第1期)

在旧社会,槟榔见证的男女青年悲剧爱情,又何止少女妮妹一对情侣?传说《阿丹与邬娘》两人的悲剧爱情,槟榔也是历史的见证。相传在七指山下什玲溪右岸,长着一株株椰树。一排排槟榔。椰树下有个黎家寨,寨里有位黎族姑娘名叫邬娘,年满十六岁,长得象海棠花一样,脸儿比熟透的槟榔还红,眼睛比水晶石还亮。邬娘织的统裙非常美,统裙上的金鸡、山花象活的一样;邬娘唱山歌,青鸾鸟不敢开口;邬娘弹口弦,金凤鸟飞来爱邬娘,赛过珍珠宝。七指山下的青年都偷偷地把她爱上。

在七指山下什玲溪左岸,长着一株株椰树,一排排槟榔。槟榔树下有个黎家寨,寨里住着个好青年,名叫阿丹。他十岁死了爹,十二岁死了娘,象崖上孤松一样在风雨里成长。阿丹长到十八岁,象山鹰一样刚强,山上种山兰,坡地种苞麦,庄稼活比谁都做得好。他爹是个好猎手,阿丹从小就跟着学打猎,学得一手好本领,枪响黄猿倒,箭起飞鸟落。他唱山歌象溪水流,他吹鼻箫能使树叶飘,七指山下的娜邬(即姑娘)都暗暗地把他爱上。

邬娘面对向她求爱的痴情小伙子,温柔地唱道:“金花银花花牵连,好花要牵上好藤,荣华富贵我不爱,我爱的是劳动好青年,出门不怕风雨打,上山能把虎豹擒。心要象槟榔树一样直,情要比槟榔汁还香甜。唱歌赛过青鸾鸟,吹箫能使树叶飘。阿哥们呵!好花在高山上开,山鹰才能飞上来。哪个阿哥生鹰翅,不怕山高飞来采。”

阿丹心里爱邬娘,可不敢把槟榔送上。三月的槟榔花开得香,阿丹背上猎枪,涉过十二条小溪,翻过十二座小山,他决心像邬娘说的那样,“生鹰翅”,飞越崇山峻岭,在高山上采摘好花。阿丹穿过九座山林,最后越过一座山岗,看见对面溪畔开着一朵花,那里站着一个姑娘。她颈上挂银项,绣花彩裙闪亮亮;她头上插银簪,腰间银练明晃晃;她手里提着竹筐,筐里盛满野菜。“那不是椰林村的邬娘吗?”阿丹心里怦怦跳。他包好头巾壮起胆,唱支山歌试邬娘:“玫瑰花开满山娇,玫瑰花开满山香;远方飞来只蝴蝶,想停玫瑰花蕊上。”邬娘听了歌,甜在口醉在心,红着脸儿把歌唱:“山鹰一样勇敢的青年呵,你唱的歌比槟榔还浓香!远方飞来的蝴蝶呵,你就停在玫瑰花蕊上!”俩人歌声悠悠,在对歌中定下了婚期。

阿丹自从和邬娘定下了婚期后,决心要打下九头黄猿九头鹿,成亲好热闹一场。他拣好竹做口弦,要送给邬娘妹妹吹情歌。他心里甜蜜地想:“春天一过夏天到,我与邬娘结白头;我耕田来她织布,幸福生活乐陶陶。”谁知就在阿丹备办婚事时祸从天降,寨上的大豪奥门(即大地主)抢走了邬娘,随后阿丹虽然救出邬娘,但却不能在家安身,只好带着邬娘逃婚,不幸两人在大山的石顶上歌唱了三天三夜,喉咙唱干了,嗓子唱破了,阿丹吹起鼻箫,邬娘弹起口弦,吹了三天又三夜,最后一口气都吹尽了,两人便紧紧地依偎着死去。(参见亚洲出版社,《甘工鸟·附记》)。

在黎族男女青年的爱情生活中,槟榔不仅见证了一出出

青年男女的悲剧爱情,槟榔还曾作为爱情的信物,给黎族男女青年带来爱情的欢乐和幸福。相传很久以前,在五指山下的一个黎寨里,有一位勤劳善良的佰廖(黎语为美丽之意)姑娘,她唱歌胜过百灵鸟,五指山四周百里的黎族后生,一个个“都争先恐后地挑着金银珠宝来向佰廖姑娘求婚,谁都想在她面前显示自己的家庭最豪华、最富有”。可是,佰廖姑娘却对求婚的后生说:“我不爱谁家的富有,我不爱谁家的钱财,我只爱对爱情忠贞的人。如果谁能把五指山顶上的槟榔摘给我,谁就是我最亲爱的人”。五指山峰高耸入云,形似五指,直指苍穹,踞于群山之巅,隐于云雾之中,五峰皆绝壁,如神工鬼斧,似狼牙虎齿,从没人攀过。所以,求婚的后生,一个个只伸伸舌头就转身回去了。唯有黎族青年猎手椰果、这位勤劳善良、英勇无畏、对爱情忠贞不渝的后生,他执着地爱上佰廖姑娘,一马当先,奋勇为之,踏上了攀摘五指山顶槟榔的征途。椰果行走在五指山的原始森林,一路抵挡成群的蚊虫,奋战山蚂蝗的偷击,日夜兼程整三天,好不容易才赶到五指山峰下。此刻,他拿着树勾,抓着野藤,正准备攀登,林中一头金钱豹突然向他扑来。椰果敏捷地躲闪,机智地迎战虎豹,只见他拉弓搭箭,接连射中那头金钱豹的左右眼和喉咙,将猛兽治服。椰果直朝五指山主峰攀越,眼看就要接近山顶那棵唯一的槟榔树了,谁知一条巨蟒盘在树下,向椰果张开血盆大口,企图将他一口吞噬。椰果镇静自若,对准巨蟒连砍带射,最终除掉了这一大害。他历尽艰辛,摘回了佰廖姑娘心爱的槟榔。从此,椰果和佰廖姑娘组成幸福的家庭,而五指山区的黎胞种上成行成片的槟榔树。(参见保亭县文化馆1982年编印《黎族民间故事选》第一集)

绿色槟榔文化渗透到人们的爱情生活之中,人们借槟榔表达心灵美好愿望,借槟榔赞美纯洁忠贞的爱情。人们为什么如此看重槟榔呢?下面,有关槟榔的婚俗就自有解答了。

四、绿色生态槟榔文化在民俗层面的奇异婚礼习俗生态在黎族男女青年的恋爱、婚姻中,槟榔一直伴随于人们的身边。黎族民歌唱道:“口嚼槟榔又唱歌,嘴唇红红见情哥,哥吃槟榔妹送灰,有心交情不用媒。”可见,吃槟榔是黎族男女青年交往的见面礼俗。双方通过见面交往,若是情投意合,彼此要唱订婚歌。歌中又有“槟榔成双做标志,天定姻缘做夫妻”的内容。按照黎族的传统婚俗,男女正式订婚应由男方向女家求婚。求婚要选择吉日良辰,那天或由男方父母出面,或由直系亲属前往,人数三五个,有男有女,携带礼物去到女家,求婚的聘礼,必有“两串槟榔干”。所以,有求婚的聘礼歌谣唱道:“槟榔衣裤放桌面,多多少少请领认。”女方若是同意订婚,便将槟榔衣裤等礼物收下。这种订婚的程序,民间俗称“放槟榔”。我们从“放槟榔”的婚俗中,不难看出槟榔在黎族男女青年的恋爱、婚姻中有着一种特殊的地位和作用。

黎族“放槟榔”婚俗的兴起,也许同民间流传的槟榔与男女青年爱情有关的故事相关联。当然,我们不能以民间传说为准,对这种婚俗有待进一步研究和考证。但是,黎族人民讲述的《槟榔的故事》等传说,以及他们在婚俗中对槟榔的看重,却是他们思想感情的表达,是他们审美情趣的体现,都间接地反映着人们的审美情趣。黎族人民如此依恋槟榔,

厚爱槟榔,表现槟榔,是因为槟榔是黎乡热带风光的象征之物,是黎族儿女的心爱之物。槟榔易于栽培、挖个坑、施下底肥,将苗植于其间,然后壅培泥土,浇以水分,便渐日生长,数年之后,即可开花结果,花果可作药材,且果实味道鲜美。它需求的少,奉献的多,其精神与最早献身开发和建设海南宝岛的黎家人是多么相似;槟榔质朴无华,没有艳丽的色彩,只是纯净的青绿,但它那坚挺笔直的躯干,舒展向上的枝叶、四季皆青、永葆绿色的生命。这不正是黎族人民正直、朴实品格的象征吗?槟榔面迎台风的袭击,经受烈日的暴晒、遭受暴雨的洗刷,但它在大自然面前从不低头折腰,总是那样生机勃勃,这形象不也正是黎族人民勇于探索,追求上进、热爱生活、创造生活那种民族气质的生动体现?因此,黎族人民把槟榔的气质和精神同人们的美好爱情相联系,将她在人们缔婚的大事中赋予特殊的地位和作用,借以对槟榔极度的颂扬和讴歌,从而表现他们对美好爱情、婚姻和幸福生活的追求。

在我国福建、广东、广西、湖南及台湾等省区,民众也将槟榔正直、朴实的品质,视为劳动人民的传统美德。台湾民间流传的吟唱男女青年爱情生活的情歌,每每将槟榔作为情投意合的比喻或经它寄托爱情的坚贞。当今台湾的卡拉OK厅,仍广泛流行这样的歌词:

石子落井探深浅,
送口槟榔试哥心;
哥食槟榔妹送灰,
心心相印意相陪。

在台湾民间,姑娘出嫁时的高级嫁妆是“槟榔盛具”,这是她们嫁妆中的“台柱”。它比今日的汽车、洋房更得翁姑的喜爱。喜宴上最珍贵、最能表示主人诚意的也是槟榔。人们如此看重槟榔,所以,在台湾民间还流行“槟榔座”的婚俗。

“槟榔座”,是至今仍在南台湾流行的婚姻风俗之一。男女青年情意相投,男方用槟榔作聘,聘以染红的双数槟榔两座(每座4枚),用乳金写上“二姓合婚”、“百年偕老”吉祥语,与茶、糖果一起用银盘盛装,吹吹打打送至女家。女方长辈如看中“毛脚女婿”,即收下写有“二姓合婚”的槟榔座,其余一座退还给男方。待结婚时,凡宾客至,无论长幼,新娘必起立奉槟榔迎客。谒祖时,新娘拜后必跪奉槟榔敬祖。婚后翌晨,新娘还需盛水及槟榔各一盘,手巾一条,递给亲戚,名曰捧水。婚后数日,女方亲戚须备槟榔一担(4~12盒),送男方家及亲戚,名曰担槟榔。待新娘满月时,男家备槟榔一担,馈赠女方亲戚,示意酬谢,名曰酬槟榔。(参见05/08/2002/00:00华夏经纬网:槟榔物语。)

在海南民族地区,不仅黎族的槟榔婚俗世代相传,而且还有槟榔礼俗遍及黎苗村寨,特别是黎族同胞相当看重槟榔礼俗。这也许与槟榔的形象、气质相关。槟榔树笔直挺拔,翠绿如盖,其果品色呈橙红,形为椭圆,婷婷玉立之形态,有如贵客之相。所以,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云:“宾与郎皆贵客之称。”待人热情、亲切的黎族同胞十分看重槟榔的珍贵,他们常把槟榔作为待客的礼物,以此表示对客人的尊敬。宋代《岭外代答》一书,对黎族地区的槟榔礼俗有这样

的记述:“客至不设茶,唯以槟榔为礼。”明《正德琼台志》载:“宾亲来往非槟榔不为礼。”《陵水县志》载:“此物(槟榔),凡交接必以先客……。”长久以来,黎族同胞一直把槟榔作为待客的上等品,槟榔待客礼俗在五指山区被人们传为佳话,广为流传。

槟榔待客之礼俗,在我国两广及福建、台湾也大为盛行。今日之台湾,由于社会风气的变迁和生活习惯的多元化,槟榔成了各种交际应酬场合中的上品,在全台各地公共场所中,每天槟榔的消耗量惊人,它已与香烟、茶水一样,成了人们公关必备的礼品,更是台湾大小选举中必备的消耗品,被诤称为“中国口香糖”。槟榔在市场上已成为畅销的食品,买卖兴隆。

据槟榔业者说,他们的祖师爷是唐朝的韩愈。传说,韩愈流放南方时,由于不适应当地瘴气而生病,吃了槟榔才痊愈。古籍记载中有不少大官和文人都嗜食槟榔,并且以槟榔招待宾客。(参见1996年2月《台声杂志·漫谈台湾的“槟榔文化”》。)

五、绿色生态槟榔文化有其多样的表现形态与多种的独特功能

海南宝岛上的槟榔,不仅为民间喜爱,而且也早已为官府看重,成为官府认可的贸易商品,因为它具有不容低估的经济价值。海南岛经两汉至唐代的开发经营,封建统治逐渐在海南正式确立。在两宋时期,海南的开发又有所前进,经济得以进一步发展,而商品贸易也随之日渐兴盛起来。当时,在海南输往闽粤等地的大宗贸易商品中,槟榔是主要的贸易物资之一。宋代官府对海南的贸易物资征收商税,槟榔商税为其首位。贸易的兴盛,激发了岛上人民种植槟榔、椰子等热带作物的热情。宋周去非《岭外代答》记载了当时的情景:“漫山悉槟榔、椰子树……。”南宋范大成的《虞衡志》也载:“满土悉槟榔椰子”。而岛上的槟榔、椰子又以黎家入种植居多。宋赵汝适的《诸番志》在记述槟榔、椰子等土特产品的来源时,指出“其货多出黎峒。”两宋后的明清时期,岛上种槟榔椰子又进一步扩展。《广东新语》载曰:万宁“每家有槟榔园、椰子之林”。种植之规模,由此可见一斑。从清道光《琼州府志》所载当时的税收看,榔椰税为其最大宗,占全部税收的38%。这又是一佐证。我们不难看出,槟榔在黎族人民历代的生产和生活中确实占有特殊的地位,有着特殊的作用。如今,改革开放的春风,早已吹遍五指山区,掀起了经济建设的热潮,广大黎苗同胞在发展热带农业经济的过程中,很看重的一项事业就是热心栽种槟榔,山坡上的槟榔园越来越多,槟榔资源得到了新的开发,成为黎苗同胞经济收入的新增长点。不少黎苗同胞还让槟榔走进自家的绿色庭院里,在庭院经济这块天地精心发展槟榔经济,从种下槟榔苗,5年就开始结果见效益了。改革开放20多年来,海南民族地区的黎苗同胞,在绿色庭院谱写着——一首首绿色致富之歌。

槟榔的经济价值,在祖国的台湾岛上更是被人们看重。台湾同胞把槟榔看成数一数二的重要经济作物,特别是近几年来,槟榔之风遍及台湾全岛,种槟榔的人越来越多,槟榔开发商也越来越多,消费槟榔的人自然也大为增加。槟榔在

台湾的主要产地是屏东地区,其次是南投、嘉义、花莲、台中等地。这些年,槟榔的广告、招牌在台湾热火起来。台湾的槟榔摊遍布各处,难以计数,这种不必缴税的生意愈来愈多。据台湾官方统计,台湾各地共有 5 至 10 万个槟榔摊,消费人口数则在 180 至 280 万人之间,其男性嚼食率为 16.9%,女性为 1%;原住民男性为 46.5%,女性为 38%。一些摆在繁华地区的摊子,月收入达 10 万元以上,十分可观。因槟榔粗放、省工、栽培容易、虫害少、价格高、收益丰,现在台湾将最好的农田用来种植槟榔树,农民更视槟榔为摇钱树,称之为“绿色钻石”。(参见 1996 年 2 月《台声杂志·漫谈台湾的“槟榔文化”》。)

琼台两地的农业经济,有不少的相似性和互补性,就两地槟榔经济而言,不是正在比翼齐飞吗?

槟榔产地甚广,从印度支那半岛、南洋群岛,到印巴次大陆,几乎整个东南亚及南亚地区,以及我国岭南、滇南等地区,皆盛行种植槟榔。槟榔在海南宝岛落户,据史书记载已有 1500 年的历史了。海南种植槟榔在唐宋以前就已闻名岛外。黎族是宝岛上的原住民族,黎族同胞在开发建设海南的过程中,与槟榔自然形成密切的关系,结下深厚情谊。绿色生态槟榔文化,是黎族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海南民族地区槟榔文化的表现形态,既有物质形态的,又有精神形态的。物质形态的槟榔文化,在自然生态、农业生态、经济生态和旅游生态等方面皆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精神形态的槟榔文化,无论是槟榔树展示出的形象和气质,还是槟榔在黎族婚俗和礼俗中的象征意义,它们都从一个方面体现了黎族的传统美德和审美情趣。可以说,海南民族地区自古以来就有着良好的槟榔文化生态。绿色生态槟榔文化传承至今,它在现实经济社会中更加凸现出独特的地位和作用,这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在自然生态方面,槟榔树极具观赏价值。在海南民族地区无处不有槟榔树,从村寨、乡镇,到县市城区,从乡镇卫生院、县市医院,到大中小学校园,从坡坎、河边,到公路两旁,人们处处都可看到挺秀的槟榔树,特别是那些大大小小的槟榔园,蔚然翠绿,给大地披上绿装,抹上一片绿色,绿色的生机令人心旷神怡,振奋精神,人们便情不自禁地赞口不绝:多美丽的绿色自然景观!应该说,黎苗同胞培植的槟榔园,种植的槟榔树,为五指山区优美的自然生态环境增添光彩。

在发展民族经济方面,槟榔具有极大的开发潜力。首先,槟榔药物还未得到充分的开发利用。槟榔为我国四大南药之一。《海南植物志》载:海南现有植物种类 4680 多种,其中药用植物多达 3100 种以上,占我国现存药用植物的 1/3。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海南就被确认为我国两大南药生产基础之一。几十年过去了,海南的南药业至今尚未形成气候。而南药资源不如海南的广西、贵州、云南,甚至福建等省区的南药生产却早已走上产业化的道路了。海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统计资料显示:海南现有药品生产企业 109 家,有中成药品种文号 250 多个,但以南药为主要原料生产的中成药仅占海南药品生产总量的 20% 左右。而作为海南四大南药(槟榔、益智、砂仁、巴戟)之首的槟榔,其大部分的产品未能

作为药物进行深加工,而是由一家一户的农民加工成槟榔干作为食品。海南南药亟待产业化开发,无疑槟榔的药物价值亦急需需要加大研究、开发的力度,逐渐走上集产、学、研、商四位一体的槟榔绿色中药开发之路。其次,槟榔资源还可转化为别的经济优势,作为发展民族经济的新增长点。在民族地区应大力提倡科学种植槟榔,加大槟榔种植的科技含量,进一步提高槟榔的产量和质量,利用槟榔产品开发有益人们健康的保健商品,诸如槟榔保健牙膏、槟榔保健酒及槟榔干果食品等。这类商品不仅在本岛有市场,而且在内地亦被看好,在某些地方还是抢手货。湖南湘潭等地的大小经销商,每年深秋都有不少人南下过海,云集海南市县,收购槟榔产品。在海南民族地区扩大槟榔种植,加速槟榔资源开发,是推动民族经济发展的举措之一,可以产生良好的经济效益。

在民族旅游资源开发方面,绿色生态槟榔文化的效应价值是不可忽视的。改革开放以来,海南民族地区的旅游可以说从无到有,快速发展,成绩喜人。但民族地区的旅游事业仍是在成长期,旅游设施需要完善,旅游品位有待提高,最为缺少而又急需需要开发的是增强民族旅游的民族文化内涵。在这方面,民族地区的绿色生态槟榔文化是大有文章可以做的。首先,槟榔的自然景观和槟榔食品在旅游景点可以产生直接效应,让旅客观看槟榔的独特风光,品尝槟榔的独特风味,这是很有情趣的。其次,五指山区民间讲述的动听的槟榔传说,体现黎族同胞高尚情操和品德的槟榔婚俗、槟榔礼俗,这类槟榔文化,既有丰富的内涵,极高的品位,又有多种形式的可操作性,是民族旅游的宝贵资源,应将其深入发掘,充分开发利用。

在文化建设方面,绿色生态槟榔文化有其独特地位和作用。我们党历来重视文化建设,特别是对我国 55 个少数民族的文化建设,党中央和国务院作过多方面的指示,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取得了具有历史性的伟大成果。我们海南民族地区的文化建设也是这样的,但从发展的形势要求,仍还有加强民族文化建设的必要。现在,党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这为文化教育建设增添了更加深刻的内涵。科学发展观视野中的文化建设,它要求通过为人提供文化产品和服务,为人营造健康而又富有时代色彩的文化氛围,进而改造和丰富人的世界观。因此,文化建设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其根本的目的和任务是为人的生存而建设和谐共进和持续发展的“软环境”及“精神生态”,从而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海南民族地区的绿色生态槟榔文化,渗透在相关的物质形态和精神形态之中,它们充满活力,展示出五指山区黎苗同胞健康的生活情趣和优秀的传统美德。这在我们前面提及的槟榔的自然生态和槟榔的婚俗及礼俗等,均有论析,于此不再赘述。我们认为,绿色生态槟榔文化在海南民族文化中独特的地位和作用,就在于它不仅具有其经济价值,而且它可以为人们提供美好的精神食粮,为人们建设和谐、协调的生存“软环境”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发挥积极作用。

(下转第 58 页)

1998 年儋州市举行大型招商活动,东坡书院景点项目以其独特的文化内涵吸引了日本客商的目光,准备出巨资对其进行全方位的包装,但考虑到东坡书院周边实在是没有能与之相配套的景区景点和旅游设施做支撑,最后还是放弃了对这个项目的开发。西部景区景点不能成片开发是东坡书院长期寂寞的重要原因。海南岛西部地区旅游资源相当丰富,专家一致认同西部旅游对海南旅游下一步开发所具有的巨大潜力。比如开辟李光、王义方、任伯雨、李孝逸、韦方质、林蕴等贬官的纪念景点,东坡书院周边的洋浦港及古盐田、云月湖、蓝洋温泉、松涛水库、白马井古迹、龙门激浪、两院植物园等景点都有着极大的开发潜力。儋州市在 2004 年的政府报告中再次提出“开辟旅游专线是搞活我市旅游市场的关键”,西部景区景点的成片开发始现生机。如能实现西部景点成片开发的目标,到那时,东坡书院身边就有了许多姐妹点,一个众星拱月的局面就会出现,东坡书院将不再寂寞。

(七) 推出海南贬谪文学艺术的特色品牌

如果要寻求海南文学的特色的话,除了黎苗少数民族文学外,更显著的就是贬谪文学,要想从别的方面去寻求海南文学的特色那是很难奏效的。两者可以说是海南特色文学的

双刃剑,只是目前还极少人认识到这一点,所以对贬谪文学资源开发力度不大。我省贬谪文学的开发虽然有一定的数量,出现了较多的贬谪诗人的作品读本和与贬谪人物题材的文学作品,从广度来看,最集中的题材,几乎都在苏东坡、“五公”那里,其他人物的却是较少;而“五公”作品的整理也不完全。在质量方面,未见有轰动性的作品问世;个体自发进行研究和创作的多,政府、景点和旅游部门有计划、有组织的创作活动(如,征联、征诗词、书画大赛、笔会、主题文艺汇演等)较少,文化部门还未引起足够的重视。把贬谪文学作为海南独特的文学艺术资源进行有计划开发利用,便于激活海南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

参考文献

- [1] 周先友 潘文. 唐代永州地区的文士考略 [N].
www.ruiwen.dom
- [2] 王兆鹏. 一篇博士论文 一个研究领域 [N].
www.people.com.cn
- [3] 向群. 流贬名人导入先进文化 [N]. www.gdht.gov.cn
- [4] 钟敬文. 民俗文化学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7,9.

Research on the Exploitation of Relegation Cultural Resources on Hainan Island

Xing Kong-shi Li Jing-xin

(Politics, History Department, Chinese Department of
Qiongzhou University, Wuzhishan Hainan 572200)

Abstract: This article talks about the economic potential and social benefit of relegation cultural resources on Hainan island. It also provides related countermeasures to strengthen its exploitation.

Key Words: Hainan island ; relegation cultural resources ; exploitation

(上接第 50 页)

Green Ecology Binglang Culture

(Ecology Culture Research Group of Hainan National Regions of Qiongzhou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article talks about related problems of green ecology culture in the perspectives of natural ecology, physical ecology and mental ecology.

Key Words: green ecology; Binglang culture; characteristics

据 2004 年 6 月 16 日《海南日报》记者陈超报道《东坡书院,行者的寂寞家园》。